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稗疏卷四

漢陽王夫之撰

周頌

單厥心　毛傳曰單厚也今按單則薄未見其厚也大雅俾爾單厚其可云俾爾厚厚乎禮大傳曰戚單於下郊特牲曰單出里祭義曰歲既單矣單皆訓盡也猶言專一畢用也單厥心者言專一其心而盡之也集傳曰

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於義自通

時邁 執競 思文 鄭氏周禮注以此三詩為肆夏昭夏納夏之樂章其說與韋昭國語注及呂叔玉之論合而集傳取之今按九夏皆金奏之樂故周禮以鍾師掌之而歌工不與其事左傳叔孫豹如晉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金奏工歌既分别而不相竝鄭氏乃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殊為不審杜子春曰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

叔孫穆子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今觀時邁一章何與於尸執競思文何與於迎牲與接賓合此三詩抑於享元侯之義無取而以后稷配天之歌延四方之賓尤為不倫且尸賓與牲方出方入非獻醻之際但可以金奏節其威儀浸令配以歌詩亦孰與聽之故燕飲必畢坐行醻而後弦歌乃奏以寫心而合歡未有於出入閒亂以歌聲者故知呂叔玉之說附會而失實也倘以肆於時夏與陳常於時夏兩夏字為據則尤迂謬時夏

之夏毛傳曰大也集傳曰中國也而九夏之夏則金奏之聲合於夏舞而得名也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范甯曰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夏采注曰夏采夏翟五采則樂以夏名者葢即禹貢夏翟之夏金奏以配舞得名故亦曰夏葢舞可配金奏而不可配歌舞以配歌則且以舞且以歌而歌氣不屬也金奏亦可配舞而不可配歌金奏以配歌則噌吰鏦錚之響能奪歌而使之瘖也内則二

十舞大夏鄭注云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然文羽武干羽謂之夏干謂之萬鄭氏亦誤而夏舞為樂舞之名則康成亦知其非時夏之夏矣金奏以合舞節而謂之夏而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大射禮賓降奏陔公入驁陔驁皆九夏之名皆無舞者則以此九夏之節自舞而來不必配舞而亦可獨奏猶燕禮若舞則勺亦獨具勺舞不必繼以於爍之詩也金奏者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阼階之東西階之西而歌工之席則在西階

上少東其位既遠而不相比歌工不能越位以就縣舞者不能升堂以應歌且工之始升即席即奏肆夏告旨禮成而樂闋酢酬禮畢而後歌工入焉則方奏肆夏之時歌工未入誰與歌此三詩以合樂乎其終也歌工與旅酬之禮而鐘人則受賓賜之脯於門內霤是掌金奏者之與歌工貴賤禮殊終不得而合矣如謂以金鼓寫詩章之音旨則鐘鎛之聲餘韻因其弇侈為一定之響不可以意為斂縱非若笙管之激揚因乎人氣之噓吸

能令合新宮等譜也特以其輕重疾徐𢟍舞節之起伏旋折爲九夏之别而必不可以言語文字爲之句段故車之和鑾行之佩玉皆可以肆夏爲節則其抑抗之間不過數聲而已矣至漢樂府始以歌聲配鐃鼓旣與古樂不合而其音多高抗而近乎北鄙殺伐之音且朱鷺等曲間以幾令吾云云亦止可以吹寫之如今笛譜留丢之類而必不可以金寫令此堂下金奏之縣雖亦有簜而金革滿縣鐘鎛磬鼓鼛鼖之喤喤豈一孤簜能曲

折以傳時邁三章之音節乎使其能然亦當謂之豳奏而不謂之金奏矣鼓鼙之音較之金聲猶可為之節然投壺鼓鼙之譜止於方圓全半之節而不可以騶虞貍首諸詩合之況金聲之訇鍧始洪而終細一聽其自鳴自止而人莫能制者哉故周禮登歌擊拊下管奏鞞俱無金奏鄭司農以為貴人聲者是已樂既崩壞九夏之譜不傳叔玉帝昭晏以詩章系之而偶有時夏之文適以資其穿鑿不知時夏之夏與夏翟之夏逕庭不合自不

勞辯而自明况九夏之樂制自周公集傳抑以執競為
昭王以後之詩然則當昭王以前執競未作九夏缺一
而無昭夏乎集傳曲徇鄭說亦且自相背戾矣金奏者
猶今之鼓吹也詩歌者猶今之歌曲也古今雅俗不同
而聲音之洪纖曲直必不可合則一也
管 風俗通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廣雅亦云管長尺
圍寸六孔無底則其制度與篪無別音響必與篪同既
有管矣藨成公又何為而作篪耶按郭璞穆天子傳注

曰管併兩笛鄭氏禮注亦云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有焉蓋莊子所謂比竹也當以鄭郭為正

肅雝和鳴　爾雅笙小者謂之和郭璞注曰小笙十三簧大笙十九簧鄉射記三笙一和而成聲注曰三人吹笙一人吹和故經言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謂簫管之聲感肅雝和鳴謂小笙之聲圓細而靜也爾雅肅雝和也小笙清而以和衆樂故既言肅而又言雝辭已盡矣如以和為和平之和不已贅乎

鱣　鮪　鄭箋云鱣大鯉也毛公衛風傳亦云鱣鯉也

中華古今注曰鯉魚之大者鱣鱧魚之大者鮪高誘淮

南子注曰鮪魚似鯉集傳乃謂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

在頷下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蓋沿陸璣之

誤而璣之誤則沿郭璞之不善讀爾雅也爾雅之文多

一物連舉二名以廣異稱其釋魚曰鱣鯉句鰋鮎猶言

鱣鯉也鰋鮎也許慎說鱣鯉也鰋鮀也鮀鮎也正與爾

雅脗合郭璞不解分為四句各為一種乃謂鱣作鱘無

鱗肉黄口在頷下大者長二三丈則是今之所謂黄魚也集傳因以謂鮪似鱣而小青黑色則是今之所謂鱘魚也乃此二魚唯江南有之北方所無故今制湖廣以其鮓充貢衛在河北漆沮小水俱何從有此巨魚其為魚也絶有力釣者恒以機施百餘鉤宛轉罥之隨以大棓擊之順流數十里俟其力憊乃可舉而出之水中固非施罛之所能得而潛為罧槮之可多有者也以小罟幂之以積柴圍取之則其為鯉鱧可知矣後漢書楊震

傳鸛雀銜三鱣魚即鯉也鯉黒質朱尾故都講以為卿大夫之象言其玄上而纁下也續漢書及干寶搜神記鱣誤作鱓乃顔之推楪守郭説疑鱣非鸛所能銜遂謂為今之黄䱇而非鱣不知黄䱇穴處鸛雀無從捕銜鱓本音徐林切後漢書注云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則鱓即今之鱘字古本從覃作鱏郭璞陸璣所云者鱓也而非鱣也謝承干寶正誤以鸛雀所銜者為鱘魚而范曄則未有誤之推反疑范之誤而推謝干之確豈不謬哉陸佃

曰鮪仲春從河而上得過龍門便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說雖諂俗而言鮪則確俗傳鯉化龍鯉鱧音近而譌葢謂鱧也所謂點額者頭上七星點也又曰青黒長鼻體無鱗甲則又以鮪為鱘同郭璞之誤佃所著埤雅不能堅守一說往往如此博聞非難能折衷衆論而求其是者之不多得耳

和鈴央央鞗革有鶬　毛傳曰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集傳因之今按軾前非綴鈴之處杜預左傳解曰和在衡鈴在旂當以杜說為長言諸侯之車自鸞以下皆設而

特無錫宣王錫韓侯以錫濫也若鸞鶯則達乎大夫故蘧伯玉之車音有和鸞今此言和鈴而不及鸞者蓋錯舉之猶夜如何其之詩言鸞而不及和鈴也采芑韓奕之言鞗革者革路而鞗纓也此言鞗革有鶬抑與彼二詩有別覲禮諸侯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墨車者大夫之車鞔以革而漆黑之大夫之墨車通於革路士之棧車通於木路特其大小華儉有差焉故或為革路或為墨車偏駕不敢入王門則雖以金路象路之貴亦降從革

也諸侯之在王國以大國之上大夫為率大夫三命而條音偹纓三就此偹蓋三就之偹纓也且與革路之五就別雖有繁纓不敢御也士喪禮馬纓三就注云三色者蓋絲偹也士喪攝大夫之飾諸侯入天子之國降視大夫其隆降均也有鶬者鶬鶊之色青雜白黑也杜預左傳解曰青鳥鶬鶊蓋以黑漆革其色鶬然而三就之條其厖勒亦以黑白飾也毛傳曰言有法度者蓋其以法自裁不敢乘金象之偏駕也若鄭箋以為鑾首則鑾首

用草無間尊卑亦不足紀矣集傳以有鶬爲聲之和倅草或以革或以絲非和鈴之屬安能令之成音響乎龍旂者金路之所建而施於墨車者覲禮載龍旂弧韣蓋降車以自損不降旂以昭等不純乎大夫之章且以明所守也所建者龍旂則此助祭之諸侯同姓之諸侯也受金路之錫而乘墨車斯以爲有法度矣

實函斯活　函之與含義不相通含中所含也函外所函於此不審遂以實爲種穀函爲函氣不知函者穀外

之郛殼也凡藏種者必暴令極燥中仁縮小不充函殼迨發生之時播之於地得土膏水澤之潤足則函內之仁充滿其函而後茁芽憤盈以出於函外函不實則不活故曰實函斯活傳注未達此理耳

載弁俅俅　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衣鄭注曰此與君祭之服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之服用絲則絲衣載弁士祭於公之服故鄭氏以謂繹禮輕使士升堂視壺濯

及籩豆之屬然而亦有不然者按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葢周制卑不可犯尊而尊可兼卑則自大夫以上至於王其弁服無異於士也是絲衣載弁不但唯士為然矣禮享大鬼神則眡滌濯省牲鑊者大宗伯也大祭祀則省牲眡滌濯送迎齍者鑊者小宗伯也大宗伯卿也小宗伯中大夫也則牛羊鼐鼒之事固非士之所得與倘以繹禮輕於正祭降用賤者乃以少牢饋食禮例之其

正祭司馬升羊司士升豕升魚司宮設席其賓尸也亦司馬舉羊司士舉豕魚司宮設席初無所降則時享賓尸之禮亦當仍用大小宗伯而不應降用士矣且所謂士者何士耶豈牛人羊人司尊彝之屬乎若然則亦僭𫍪而非以尊皇尸矣大宗伯六命其服毳冕衣五章小宗伯四命其服希冕衣三章而此乃絲衣載弁者皇尸士服為尸厭不伸其尊也王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者以王季文王受命為方伯所服者衮冕祖紺

以上位為侯伯所服者鷩冕故如其服以祭不敢以已之貴臨祖宗之卑也今此賓尸敬主於尸而為尸者少賤未爵之子弟所服者爵弁使王與有司以冕臨之則皇尸之尊絀矣然則賓尸之禮雖王亦弁而況於宗伯以降乎故知此服弁衣絲者非士也其即省牲省器之卿大夫審矣若高子以為靈星之尸尤失之誣靈星之祀始於漢禮無其文且靈星天神也祀天神而有尸則郊亦當有尸其孰可為天之尸者此亦不待辯而知其

妄矣

自羊徂牛　周禮牛人共享牛求牛鄭注曰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也孝子求神非一處故繹謂之求有求牛則亦有求羊可知蓋天子之繹禮別用牲焉與卿大夫有司徹之禮有異以而無異牲者不同若集傳謂此祭而飲酒之詩不知祭畢之飲義取餕餘自無別用大牢之理況省䏁省牲本事神之禮非燕餘之節乎

不吳　說文吳大言也徐鍇曰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

曰不吴不揚今寫詩改吴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

按矢音阻力切傾頭也凡有傾之象者皆可謂之吳大言若傾口而出故從口從矢吳之本訓大言也句吳之吳葢借用或以吳人好為大言故謂之吳不吳者不喧也自如字音五乎切其發音乎化切者徐鍇駁正已明不當再誤

魯頌

茆　毛傳曰茆鳧葵也集傳以為即蓴菜葢沿陸璣之

誤爾後漢書馬融廣成頌唐太子賢注曰茆鳧葵葉圓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言如蓴則非即蓴可知蓴唯江南有之所謂千里蓴羮也使魯泮漢苑而皆有張翰無勞遠憶矣茆與蓴皆有水葵之名然一類二種葉如馬蹄而圓者鳧葵也茆也黄花者則謂之荇一曰接余白花者則謂之白蘋其根一名水藕蓴亦似茆而葉纖其莖瀆之有次如羮故曰蓴羮出千里湖湘湖者佳二種相似而有辨陸璣所未審也茆本音柳世俗或以與

茅通用者則音茅柳音於韻自叶不必別注叶音

白牡騂剛𤛓騂剛之義毛鄭集傳俱未悉按𤛓之牝牡未有以剛柔稱者剛柔者隂陽之德𤛓不能有德何剛之有哉公羊傳曰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曰騂犅赤脊周牲也周公嫌同於天子故曰白牡魯公諸侯無所嫌故從周牲特不純騂耳犅者牛脊也其字從岡猶山脊之為岡也葢魯公之牲惟脊赤而他亦不毛矣若羣公則並其脊而不毛許慎說犅特牛也

非是特牛父也宗廟之牛角握犢也豈有以老壯牛已合牝生子者而用祀哉

犧尊　犧音素何切與犧牲之犧音義者音義皆别毛傳曰有沙亦音素何切飾也有沙飾者鄭司農衆所謂飾以翡翠也鄭康成明堂位注亦曰以沙羽為畫飾沙者翡翠之羽也按周禮獻即犧字尊天子時享盛酌醴以薦朝踐諸侯六獻則庀象尊以下而無犧尊故明堂位曰魯用犧尊廣魯於天下也詩於此侈大而言之曰將將將

將者大詞也其後齊欲享定公而孔子曰犧象不出門
則諸侯皆僭用之矣集傳據三禮圖以犧爲畫牛於腹
不知鼎以飪肉故塑牛以象大享之盛尊以盛醴奚所
取於太牢若宣和博古圖有犧尊鑄作牛形刻削纖巧
絕不類古樸之製斷非商周彝器而當時僞骨董家竊
王安石陸佃之說倣爲之以紿徽宗者益不足信梁劉
杳答沈約書曰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作犧形此乃大
夫家閨房褻玩之具非先王時享盛醴之彝器或據此

以為犧尊為誣而已

毛炰　毛傳曰毛炰豚也按内則豚若將皆為炮將羊也炮者塗之以泥實之以棗以火炮之毛與皾皆去故曰毛炰嬰羊豚皆然而非但豚也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是兔亦可炰也若周禮有云毛炰之豚則以牢牲最為下故終言之亦非謂毛炰之但為豚爾

三壽作朋　鄭箋云三壽三卿也文義甚為牽彊且魯僖之世三家始命而史克作頌之年季孫行父公孫敖

皆少安得遽以壽祝之集傳曰與岡陵等而為三於文義亦不安按博古圖載周晉姜鼎銘曰三壽是利晉六卿非三且卿之壽利不當載之姜氏之鼎銘文無岡陵之語是三壽古之通詞非僅為魯設矣三壽者壽之三等也養生經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左傳晏子謂叔向曰三老凍餒杜預解曰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論衡曰春秋說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三說不同其為上中下之三等均也而黄帝

堯舜文武太公召公及漢初伏生張蒼皆逾百歲則古者不以九十為上壽是養生經之言確於論衡矣朋竝也三壽作朋者合竝三壽祝孝孫以無疆之壽也

魯邦所詹　毛傳曰詹至也蓋與六日不詹之詹意近至者疆界所抵也泰山之西南為魯東北為齊極其封域而言之泰山為魯東北所至之境也集傳謂詹與瞻同非是瞻者遥望之辭故魯祭四望而春秋書三望泰山在封内非所望也此以張大魯疆宇之廣與下奄有

遂荒同意故知毛説爲長

居常與許　毛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乃鄭氏則謂許許田魯朝宿之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築臺於薛孟嘗君食邑於薛皆即此常以實攷之鄭説非也薛旁之嘗爲田文封邑者春秋之薛國也薛滅於宋齊滅宋而有薛田文食焉若春秋築臺之薛地近於郎且莊公已築臺於彼不待僖公而後復之孟子之時魯猶方五百里故宇亾恙安得僖公所凥而遽爲田文所有耶若

許田之許則在天子東都畿内所謂甫田也今之中牟甫許古通用謂之田者諸侯朝宿之邑視天子之士禄有其田而不得有其土地山澤仍歸天子而宣王得以行狩焉魯自隱公以許易祊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嗣是終非魯有僖公三十二年鄭辭杞子曰鄭有原圃則是終僖公之世許為鄭有矣昭公十四年楚靈王曰我皇祖伯父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舊許對許男之國為新許也則又終春秋之世許為鄭有矣而僖公之未嘗

得復許田又可知也此詩所頌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葢謂晉文公執曹伯命反諸侯之侵地而魯取濟西田也常許其濟西之下邑與曹在魯之西南魯之分曹地自洮小推切以南東傳於濟臧文仲由重館往受之重館在方音房與音預縣葢今之魚臺縣也水經濟水逕寃句縣今曹州又東北過壽張縣西汶水從東北來注之魚臺壽張之閒正值魯之西鄙南鄙則毛公所云其為曾之侵地明矣集傳亦因許田之終於不復而疑鄭氏之說

故謂魯人以是願之乃築臺之辭初未嘗失而東畿內之許田不可言居終不可曲為康成諱也地名同者不一不博攷其疆域之合但據他見之名而措以為然其不失者鮮矣

商頌

依我磬聲　鄭箋云磬玉磬也按古者通謂玉為石故八音言石而不言玉凡石不能俱為磬可以為磬者玉之屬乃集傳云玉磬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別玉於

石而謂别設玉磬以合歌而非堂下四縣之笙磬頌磬不知何據按玉磬之别見者惟郊特牲有曰諸侯之宫縣而擊玉磬諸侯之僭也則似天子之樂特有玉磬然在宫縣之列則固不設於堂上矣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以舞大武以周準殷必堂上歌而堂下合樂不能易也故曰歌者在上重人聲也此詩所咏有鞉鼓有庸鼓有萬舞則為堂下之合樂而非升歌明矣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

則樂固作於初獻之頃禮未備之前也升歌者必於迎牲之後尸已坐侑然後堂上之歌與瑟作焉準諸燕禮樂三闋者猶賔升之奏肆夏也升歌者猶辯音徧獻禮成然後工升歌鹿鳴也堂下之縣笙磬在阼階東頌磬在阼階西即此詩之磬也建鼓在阼階西鼗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紘建鼓鼗即此詩之鞉鼓也簜即此詩之管也俱為堂下之樂磬無縁獨在堂下矣諸樂合作而以磬為度故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言鞉鼓之依磬

以和平也磬於諸樂清而短倘在堂上則與堂下諸縣杳不相聞而又何以相依哉故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玉磬與鐘鎛相與終始為條理使玉磬獨在堂上則為弦歌之條理而不與金相為終始矣且人聲自與絲合而玉之鏗然起戛然止者必不相得有耳有心即不必得聞古樂固可以測知之故歌工四人則二瑟歌工六人則四瑟未聞有擊磬者與焉惟瑟為能合歌以輕清泛其餘韻而古樂句均調簡自然有節不似俗樂之長

短參差須拍板以節之又況磬音之清細者乎故曰朱弦疏越一唱而三嘆明堂上之僅有瑟而無磬也則磬為堂下之縣而玉磬之即石磬審矣鄭箋曰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是也

天命玄鳥　毛傳曰春分玄鳥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也許慎曰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請子請子必以鳦至之日者鳦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也蔡邕

月令章句曰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葢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凡此諸說文具簡明不言吞卵也故天問亦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致云者若或致之而非燕卵之為胎元也緒先生曰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其說避己乃讖緯之學興始有謂簡狄吞燕卵而生契者司馬遷王逸迭相傳虛鄭氏惑之因以釋經後儒欲崇重天位推高聖人而不知其疾入於妖妄有

識者所不能猶也高辛早年繼祀未廣故修郊禖之禱簡狄隨帝后以往禱已而生契而契之生實以高辛之禱宜之故曰嚳何宜宜合也歆也猶生民之所謂攸介攸止也故王充辨之曰使禼母嚥燕卵而妊是與兔之吮毫同矣燕卵形也非氣也安能生人燕之身不過五寸其卵安能成七尺之形或時契母適欲懷妊遭吞燕卵也以愚論之乃有不止如充之所云者凡吞物者從口達吭從吭入胃達於腸胃氣所蒸雖堅重之質亦從

化而靡精者為榮衛粗者為二便而女子之姙乃從至陰納精而上藏於帶脉之間子室在腸胃之外相為隔絶燕卵安能不隨蒸化復越胃穿腸達子室而成胞胎乎或有謂禹母吞薏苡而生禹者則以薏苡能催生産令方家猶用之禹母或時産難因食之而生耳若夫燕卵既非食品又不登於方藥契母何為而吞之且如鄭氏所云燕遺卵者將遺之於地耶則燕卵輕脆必至靡爛即偶遺於衿袖筐筥之中有仁心者自應求其巢而

納之不然聊玩之終棄之而已即閭井匹婦盡古今徧海内未聞更有一人吞燕卵者况簡狄為帝室妃嬪必嫺矩度而乍拾燕卵急投口中遽然囫圇嚥之有是理哉若以為知其可以生子而吞之則簡狄亦妖而不經矣褚先生又云含亂卵而誤吞之與王充偶吞之説相似乃明明一玄鳥之卵何用含之而亦何致誤吞藉令簡狄之有童心而戲含之誤吞之後又何知契之生為此卵之化耶有人道乎無人道乎其怪誕不待辨而知

美詩所云降者言玄鳥之降也詩雖四言為句然文意互相承受唐人猶知用此活法所以與許渾一流俗詩迥别燕之來也不知其所自至若從天而降者然又高飛而下入簷楹以營巢故曰降猶戴勝降于桑之降爾毛傳言之甚諦鄭氏起而邪說興朱子弗闢而從之非愚所知也毛公傳經於漢初師承不詭其後讖緯學起誣天背聖附以妖妄流傳不息亂臣賊子偽造符命如蕭衍萬花楊堅鱗甲董昌羅平之鳥方臘衮冕之影以

惑衆而倡亂皆俗儒此等之説為之作俑又況其云無人道而生者尤羅睺指腹寳誌烏窠之妖論烏足以誣古之帝王哉

韋顧昆吾　昆吾國在今濮州左傳衛侯夢人登昆吾之觀杜預曰衛有觀在古昆吾之墟今濮州城中是也後漢書郡國志亦云濮陽古昆吾國則湯伐昆吾伐之於濮也竹書夏帝芬封昆吾于有蘇帝厪之世昆吾遷於許而沈約注云昆吾已姓封於衛夏衰為伯遷於舊

許約之誤也昆吾始封有蘇非封於衛且濮之為衛在
衛成公遷帝丘之後其初濮非衛地左傳楚靈王曰我
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此言昆吾始封之君吳回之
子陸終之孫於季連為兄者其宅舊許在夏后之世歷
殷六百載自許遷濮而當湯伐之之時則在濮而不在
許也帝者豕韋氏也杜預左傳解曰豕韋國名東郡白
馬縣東南有韋城白馬今之滑縣一統志滑縣有豕韋
故國伐韋伐之於滑也若范宣子曰在夏為御龍氏在

商為豕韋氏則非此所伐之韋竹書夏孔甲元年廢豕韋命劉累七年劉累遷於魯陽帝昊沈約曰一作皋元年使豕韋復國杜預亦云累尋遷魯陽豕韋復國葢豕韋故國與劉累之後迭相興廢而此所伐之韋乃夏之故封非劉累之後也顧亦己姓之國則亦昆吾之裔也左傳哀公二十一年公及齊侯盟於顧公先至於陽穀則顧在陽穀左右滑之東濮之南與豕韋昆吾相為脣齒互犬河北山東峙立亳之北陘助桀為虐以撓制湯而使不

得西嚮安邑故湯於征葛之後渡河北討除腹心之寇而後可伸伐桀之師蓋桀恃三蘖以扼商之背紂恃崇黎以掩周之後故三蘖未殄商師不能西指崇黎未戡周人且有內憂趙充國所謂帝王之師出於萬全道所不能廢也桀雖處西而黨援在東故其後敗走三朡孔安國曰今定陶則三蘖所結連東國以為桀輿援者已久而昆吾豕韋以覇國之餘業乃其宗主三蘖已滅故桀雖東走而無與為淵藪不得已而奔南巢則前此之倚山東

以制亳者非一晨一夕之謀矣故曰苞有三蘖言其連蔓而相屬也竹書紀桀二十八年湯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取顧三十年征昆吾遂自陑征夏邑葢始則從南而北終則山東盡平乃由河北渡井陘而伐夏其次第如此非熟攷地理不足以徵其用兵之大畧也

罙入其阻　毛傳曰罙深也今按說文罙本作罙從网從米許慎曰罙周行也葢网罩其上周行以冒之故鄭箋曰罙冒也罙入其阻者周行以冒之楚自唐鄧東抵

江濵方城冥阨穆陵黃土諸關西接商雒東訖蘄黃帶險千里攻一道以入則孤軍受制高宗大起師徒四面坌入使之莫有適守而後楚不能旁出以撓我師衆役久故易曰三年乃克之憊也罙字與㴱全别今俗罙作㴱作深故殉毛公之説較為易曉集傳因而從之亦或緣此

景山　曹植雒神賦曰陵景山李善注曰河南郡圖曰景山緱氏縣南七里蓋居雒水之濵為雒汭之上游地

近偃師故椒舉曰商有景亳之命亳西亳也（即偃師）是以取其松栢就近而浮於河雒以供商邑之用若長發之詩曰景員（音運）維河者槩商王畿之地自西而東之詞也員蓋春秋會衛宋於鄖之鄖杜預解曰廣陵之發陽是也自緱氏抵發陽方千里商之邦畿千里於此見矣山海經有兩景山一在山西解州所謂南望鹽販之澤者也一在鄖陽房縣所謂睢水所出也迹其地道皆非此之景山若衛風景山與京之景自當音於景切言測影

以卜地也緱氏之景山去楚丘幾千里了不相涉集傳引此詩以釋彼非是

攷異

六義之旨斷章可取然其始製作者必無二三顧齊魯之傳各馮口授古文之變沿及楷隸則字殊音異因以差矣五經之傳於詩為最輙條記之於篇亦以見說詩不可矜專家之論也

在河之洲　說文洲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周遶其旁從

重川禹定水分地以州取義於此徐鉉曰今別作洲非是　君子好逑　禮緇衣及爾雅郭注逑皆作仇匹也

服之無斁　禮緇衣斁作射　惄如調饑　韓詩惄作溺韓詩及說文調作輖　麟之趾　詩傳詩說趾皆作止　我姑酌彼金罍　說文姑作夃音同盈益至也尤多也我姑酌彼兕觥同　螽斯羽　子贛詩傳及申公詩說螽皆作螰　桃之夭夭　說文夭作枖音義同

召伯所茇　說文茇作废音同茇艸根也废邸舍也

當以從說文之废爲是　摽有梅　趙岐孟子注摽作莩按說文摽音符沼切擊也莩落字當作莩　野有死麕　詩傳詩說麕皆作麇音義同　騶虞　詩傳詩說騶皆作鄒　威儀棣棣　禮孔子閒居棣作逮音義同　緑衣　詩說緑作菉　以勗寡人　坊記勗作畜養也止也義亦通　終風且暴　說文暴作瀑音同疾雨也　擊鼓其鏜　說文鏜作鼞土郎切　深則厲　說文厲作砅音同履石度水也厲者帶之㐼也毛公曰以

衣度水於義未安當從說文作砅　濟盈不濡軌　軌
轍迹也於不濡之義不可通毛公曰由輈以上為軌此
字當如周禮立當前軓之軓從車從凡讀如犯　雝雝
鳴鴈　鹽鐵論鴈作鶚注云曷旦也音汗　匍匐救之
禮檀弓匍匐作扶服音義同　簡兮　詩傳詩說簡
皆作柬柬伶人名　毖彼泉水　韓詩毖作祕　室人
交徧摧我　說文摧作催倉回切相擣也　雨雪其雱
郭璞天子傳注雱作霶音同　靜女其姝　說文姝

作袾音昌朱切好佳也別無姝字　愛而不見　方言郭注愛作薆謂蔽薆也說文作僾彷彿也　新臺有泚詩傳詩說新皆作窺音義未詳說文泚作玼蓋與玼兮之玼同意　燕婉之求　說文燕作嬿音同目相戲也　得此戚施　說文戚作䵳施作鼀音並同䵳鼀蟲之不能仰者蓋蝦蟇之屬　髧彼兩髦　說文髧作紞音登敢切乘也猶縣紞之紞髦作髮音匕牢切髮割頂也　牆有茨　韓詩茨作薋按茨者以茅葢屋薋蒺藜

也蒺藜當埽除之以生牆上故不可埽當從韓　鬒髮如雲　說文鬒作㐱　鶉之奔奔　詩傳詩說鶉皆作雜奔詩傳作賁音義竝同　鵲之彊彊　禮表記彊作姜　緑竹　說文緑作菉菉王芻也竹韓詩作藩音竺筑也詳疏　咺兮　大學咺作喧說文作愃音與元咺之咺同寬閒心腹皃　充耳琇瑩　說文琇作璓音義同　會弁如星　說文會作膾骨擿之可以會髮者音古外切　齒如瓠犀　爾雅郭注犀作棲　翟茀　周

禮注茀作蔽　施罛濊濊　說文濊作㵼音義同　鱣
鮪發發　說文發作䲅音北末切　體無咎言　坊記
體作履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韓詩上句作之子無
良　信誓旦旦　說文旦作悬音當割切與怛同　揚
之水　詩傳詩說揚皆作鍚唐風揚之水同　暵其乾
矣　說文暵作灘音他干切水濡而乾也　雉罹于罦
說文罦作罬音縛牟切義同與下憂韻本叶别無罦
字　毳衣如菼　說文菼作𦃃音同騅色也徐鉉曰今

俗別作毯　毳衣如璊　說文璊作䅘音同䋘色如赤
虋者虋赤苗也　羔裘　詩傳詩說裘皆作求按求本
不從衣倒毛象形後偕為求乞之求因別立裘字　舍
命不渝　韓詩渝作偷正與下侯韻叶當從韓　無我
䰡兮　說文䰡作㲃音市流切棄也與毛傳䰡字釋同
義別無䰡字　弋鳧與鴈　說文弋杙也其繳射飛鳥
之弋字本作隿弋言弋獲並同　山有扶蘇　詩傳蘇
作胥　涉溱　溱字當作潧與洧同詳疏潧鄭國水名

出鄭州西北入於洧溱水出桂陽臨武縣至滙浦入於南海　風雨凄凄　說文凄作湝古諧切按凄不成字或可作淒從水　青青子衿　詩傳衿作襟按從今從衣者即衾字衣襟之襟從金　挑兮　說文挑作⿱山文音土刀切滑也　縞衣綦巾　說文綦作綥音同帛蒼艾色别有綦字不借也不借屨也非巾色　聊樂我員韓詩員作䰟　方渙渙兮　韓詩渙作洹音羽元切但洹乃燕齊閒水名此云洹洹義未詳　盧令令　令說文

作獮健也力珍切　還　詩傳詩説盧令令之後又有
營一篇亦曰齊俗好田君子刺之今毛詩無營而詩傳
詩説無還所謂營者應即是還　載驅　詩説驅作毆
摻摻女手　韓詩摻作纖説文作攕攕攕好貌音山
廉切　好人提提　王逸楚辭注提作媞　宛然左辟
説文然作如辟作僻普擊切　葛屨　詩傳汾沮洳
之前有葛履一篇應即葛屨按周禮有葛屨當依毛詩
河水清且漣猗　爾雅漣作瀾漣本與瀾同音徐鍇

曰俗音力延切誤　素衣朱繡　儀禮鄭注繡作宵

椒聊　詩傳椒作茮詩說作菽按秦茮蜀茮胡茮之茮字本從草從茮或可作菽其木旁叔之椒俗字也若尗桌之尗字本作尗以從草從叔為穀名者亦俗字　竹閉緄縢　士喪禮注閉作柲考工記注作䪐詳疏　山有苞櫟　爾雅郭注苞作枹音同　卭有旨鷊　說文鷊作鶂音義同　傷如之何　魯詩傷作陽爾雅曰陽予也　棘人欒欒兮　說文欒作臠音力沆切臞也

鳲鳩　詩傳詩說鳲並作尸　萇楚　詩傳萇作長

衣裳楚楚　說文楚作䵄音同采鱻色也　彼其之子

左傳其作己表記作記按古有𠀠字彼也當作𠀠今

江西湖南人稱彼為𠀠其字如此音紀　其儀一兮

禮緇衣兮作也　觱發　說文觱作滭發作沷音方勿

切今按觱字從咸不合六書當從[illegible]作[illegible]特難以下筆

耳或可省從或作[illegible]　七月鳴鶪　趙岐孟子注鶪作

鴂今按鶪音古闃切伯勞也鴂古穴切寧鴂也伯勞以

五月無聲詳楚辭百草為之不芳則七月所鳴者鴂也趙注為長舊注鵙作決音者非是　獻豣于公　鄭司農衆周禮注豣作肩四歲豕也　六月食鬱及薁　説文薁作蒮山韭也音余六切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月令鄭注觥作觵萬壽作受福許慎説觵俗從光經典不應用俗字我姑酌彼兕觥亦當作觵　迨天之未陰雨　説文迨作隸音同古無迨字徐鉉以為有之　今女下民　孟子女作此　蜎蜎者蠋　説文蠋作蜀蜀

字本從虫不宜更加虫字　鸛鳴于垤　說文鸛作雚
老雚知雨之鳥本不從鳥別有鸛鳥似鶴尾短射之銜
矢射人音呼官切　載疐其尾　說文疐作躓　駪駪
征夫　說苑駪作莘　鄂不韡韡　說文鄂作萼　外
禦其務　左傳務正作侮不偕用務　飲酒之飫　說
文飫作餀音義同　和樂且湛　中庸湛作耽　伐木
許許　說文許作所所所伐木聲　有酒湑我　李善
文選注湑作醑　坎坎舞我　說文坎作竷音同坎竷

舞也樂有章故從章今作坎卦之坎於義無取　吉蠲為饎　士虞禮鄭注及周禮注蠲皆作圭圭亦潔也儀禮圭為而潔薦之　彼爾維何　說文爾作薾音義同　豈不日戒　王弼易注日作曰曰言也于也　皇皇者華　詩傳詩說皇皆作煌　烝然罩罩　說文罩作䍓音都教切　南山有臺　詩傳詩說臺皆作薹彼都人士臺笠之臺亦應從草薹莎也　樂只君子　左傳只作旨凡樂只皆應同　厭厭夜飲　韓詩厭作愔薛

君曰愔愔和悅之貌說文作懕懕懕安也音同　我是用急　鹽鐵論急作戒　振旅闐闐　說文闐作嗔音同盛氣也說詳疏　我車既攻　詩傳詩說攻皆作工　赤芾金舄　白虎通芾作紼朱芾斯皇赤芾在股又皆作紱　助我舉柴　說文柴作㧘音義同　鸞聲噦噦　說文鸞作鑾噦作鉞鉞本音呼會切俗用為鈇戉之戉　庭燎　詩傳燎作燎按庭燎字本如此從昚從火燎以祭天祭必昚也已從火不宜更加火字作燎者

俗字　可以為錯　說文錯作厝厝本磨石也錯則塗金也今俗以厝為安厝者非　在彼空谷　韓詩空作穹　約之閣閣　考工記注閣作格音義同　載衣之裼　說文裼作禧音替褓衣也裼乃裘上之裼衣但音先歷切無他義　荷蓑荷笠　負何之何從人從可人可負者因負之也今以何字為誰何之何反借荷華之荷為負何誤也負何之何亦如字讀平聲不當別發作上聲蓑本字只作衰不從草俗因借為衰老字別立蓑

字誤 天方薦瘥 說文瘥作嗟才何切瘥䖵戒切病減也 誰秉國成不自為政 禮緇衣誰字下有能字又上有晉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四句當是逸句 民之訛言 說文訛作譌字本從為俗從化 不敢不蹐 說文蹐作趚音義同 胡為虺蜴 說文蜴作蜥 洽比其鄰 左傳洽作協 朔日辛卯 學齋佔畢云日本月字之誤朔月猶言吉月豔妻煽方處 說文煽作傓音義同 噂沓背憎 說

文�作傳音同聚也　悠悠我里　爾雅郭注里作悝音同悝也悠悠遠也悠悠我悝悝難忘也以里為所凥之里而以悠悠為悝義安未安　淪胥以鋪　韓詩淪作勲勲帥也　宜岸宜獄　韓詩說文岸皆作犴　尚或墐之　說文墐作㿒音義同堇字從土者音勤赤黏土也　秩秩大猷　說文秩作㦸音直質切大也　萋兮菲兮　說文萋作縷白文貌菲作斐　捷捷幡幡說文捷作咠七入切聶語也　無草不死無木不黄

徐幹中論作何木不死何草不萎　缾之罄矣　說文罄作窒音義同別無罄字　周道如砥　孟子砥作底

跂彼織女　說文跂作歧傾也音去智切跂字音去支切足多指也當從止　亂離瘼矣　說苑作亂離斯瘼　匪鶉匪鳶　說文鶉作䳇鳶作鳶鶉鷻屬䳇鵰也此與鳶並舉而戾天自當非鷻鶉而為鵰傳寫省作鶉誤也鳶字弋下著鳥當與雖通鷙鳥之鳶自應從屰

或盡瘁事國　左傳盡瘁作憔悴　楚楚者茨　王

逆楚辭注茨作資說詳牆有茨　祝祭于祊　說文祊作鬃義同　畇畇　周禮鄭注畇作畬音均　既優既渥　說文優作瀀雨足也憂饒餘也𢙐愁思也優倡也瀀雨多也經典傳寫多不分明　去其螟螣　說文螣作蟘民若稱貸則生蟘字或作𧑅若螣乃神蛇之名音徒登切　韎韐有奭　白虎通奭作赩　受福不那　說文作求福不儺　有頍者弁　詩傳詩說弁皆作昪音義未詳或即古弁字　先集維霰　爾雅郭注霰作

霓音義同　閒關車之舝兮　左傳舝作轄　營營青蠅　說文營作謍余經切小聲也　止于樊　樊說文作棥音同棥籬援也樊鷙不行也不當從廾　威儀怭怭　說文怭作佖佖音義同　裳裳者華　詩傳詩說裳皆作常　采菽　左傳詩說菽皆作叔詩傳作尗按說文尗大豆也從草之菽本椒字　漸漸之石　詩說作嶄音義同　陳錫哉周　左傳哉作載杜預解云言能載行周道　聿懷多福　春秋繁露聿作允按聿古文

作晥允字與睆傍之㠩相近作允者或傳寫之誤凡此類雖毛詩今本為長以他見者義亦可通故備存之

在洽之陽　說文洽作郃今郃陽縣字如此洽本浹洽之洽郃水不必定從水　其會如林　說文會作旝音古外切說詳疏　綿綿瓜瓞　詩傳綿作緜　陶復陶穴　說文復作寝地室也音芳服切　率西水滸　說文無滸字其字作汻徐鍇曰今作滸非是　混夷駾矣　說文作犬夷呬矣呬虛䚷切息也趙岐孟子注駾作

兊其混夷本昆夷不當從水　予曰有䟽附　韓詩曰
作聿下三曰字同　追琢其章　趙岐孟子注追作雕
豈弟君子　禮孔子閒居及表記豈作凱凡豈弟同
瑟彼玉瓚　鄭司農衆周禮注瑟作䘏說文作璱玉
英華相帶如瑟也　神罔時恫　說文恫作侗　其菑
爾雅郭注菑作椔音義同　貊其德音　左傳貊作
莫音同莫定也　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樂記比皆作
俾　以按徂旅　孟子按作遏旅作莒　白鳥翯翯

孟子翯作鶴　下武維周　詩傳詩說下俱作大按下武于文不可解鄭箋以為後也集傳作文武俱於維周之義不可通云大武乃允　遹求厥寧遹觀厥成　說文遹作欥音余律切語助詞若遹本訓避也不可借用

匪棘其欲　禮器作匪革其猶革如夫子之疾革矣之革音紀力切急也本與孔棘之棘通猶功也言匪急作邑之功也較之急成己之所欲於義為長　宅是鎬京　禮坊記宅作度　克岐克嶷　說文嶷作㘈音同

小兒有知也　禾役穟穟　說文役作穎按禾役不可解當從許說　恒之秬秠　顔氏家訓恒作亘下恒之同　或舂或揄　有司徹禮揄作抌按說文揄音羊朱切引也抌音竹甚切深擊也宜依禮注作抌今攷抌從冘豫之冘當音猶其作竹甚切讀者或徐鉉等之誤　或簸或柔　說文蹂作舀以沼切抒臼也　烝之浮浮　說文浮作烰音同　敦弓　說文弴畫弓也字本從弓從攴者借用徐鉉曰音都昆切不當作雕音今人承

誤遂有彫弓之語弓固不可彫刻者不通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　詩傳及中庸假皆作嘉中庸顯作憲　不愆不忘　說苑愆作僁忘作怠　芮鞫之即　周禮注鞫作坑音同　茀祿爾康矣　爾雅郭注茀作祓　是用大諫　左傳諫作簡杜預解曰簡諫也　下民卒癉緇衣癉作[疒亶]　辭之輯矣　新序輯作集　辭之懌矣　左傳懌作繹　牖民孔易　韓詩樂記牖皆作誘　价人維藩　爾雅郭注价作介介大也　靡哲不愚

淮南人閒訓靡作無　抑　集傳引國語以此詩為懿戒詩傳詩說俱有懿戒一篇而無抑不但國語云然命篇名以懿戒篇首抑抑正當作懿懿美也以按抑之抑為密義無所取懿自可如字讀如意韋昭曰讀作抑亦所不必　白圭之玷　說文玷作㓤別無玷字　不愆于儀　緇衣愆作僭　聽我藐藐　徐幹中論我作之　國步斯頻　說文頻作矉音符真切恨張目也　大風有隧　爾雅注大風作泰風泰風西風也　耗斁下

土　春秋繁露數作射　滌滌山川　說文滌作䓤音同草旱盡也按旱則山川皆霾滌滌者雨後山色非旱景也自當以許說為長　王纘之事于邑于謝　潛夫論纘作薦謝作序言宛北序山之下下謝于誠歸亦應作序　民之秉彝　孟子彝作夷　王錫介圭　爾雅注介作玠　鏤錫　說文錫作鐊音義同徐鉉曰今經典作錫　江漢浮浮　風俗通浮作陶　武夫洸洸　鹽鐵論洸作潢　闞如虓虎　風俗通虓作哮　鞫人

怋忞 說文𩋰作𥨍𥨍人窮理罪人也怋作伎伎與也我居圉卒荒 韓詩圉作御言其宮室服御以荒而殺禮也 駿奔走在廟 禮大傳鄭注駿作逡音息俊切 假以溢我 說文假作誐音吾何切嘉善也左傳假作何溢作恤 夙夜基命宥密 禮孔子閒居基作其按基址之基本作丌或通作其自可不必從土 儀式刑文王之典 左傳典作德 執競 周禮注呂叔玉云競作倞 鐘鼓喤喤 說文喤作鍠鍠鐘聲也喤喤

皃嘑聲斯干云其泣喤喤　㾐乃錢鎛　考工記鄭注㾐作徛音義同今俗本或作痔瘡之痔尤為舛謬　應田縣鼓　周禮注及埤雅田皆作輮說文亦同音羊晉切　肅雝和鳴　爾雅鄭注雝作噰　嬛嬛在疚　說文嬛作煢疚作宊貧病也別無疚字　其鎛斯趙　考工記鄭注趙作掲音同按趙為趨走之義掲利也當作掲　以薅荼蓼　爾雅郭注薅作茠荼作蒤音義竝同　積之栗栗　說文積作穦音即夷切積禾也栗作秩

秩亦積也俗用爲禄衮之衮　自羊徂牛　韓詩徂作
来下徂同　兕觥其觩　周禮鄭注觥作觵義見前
敷時繹思　左傳敷作鋪　憬彼淮夷　說文憬作穬
古猛切　實始翦商　說文翦作戩戩盡之也今作剪
自當作前從前從刀復加刀者俗文　土田附庸　鄭
司農衆周禮注田作地　魯邦所詹　韓詩詹作瞻集
傳本此然毛公之說較長說詳疏　奄有龜蒙　爾雅
郭注奄作弇弇同也　遂荒大東　爾雅郭注荒作憮

撫有也音荒烏切　新廟奕奕　鄭司農衆周禮注新作寢　置我鞉鼓　明堂位鄭注置作植殷人植鼓植鼓足鼓也　鞉鼓淵淵　説文鞉作鼗淵作鼘按此則伐鼓淵淵之淵亦當作鼘鼘音同淵鼘鼘鼓聲　鬷假無言　中庸鬷作奏集傳因云鬷音奏以為聲轉之譌按鬷奏音不相涉奏之入聲為則鬷之入聲為足謂奏族音近族與鬷四聲相通者非也杜預左傳解云鬷總也自當如字音子工切不必强合中庸假左傳作嘏杜

解曰大也如字音古雅切　聖敬日躋　禮孔子閒居躋作齊　為下國綴旒　郊特牲鄭注綴作畷丁劣切旒作郵按綴旒有弁髦之意非佳語畷郵郵表畷八蜡之所祭謂下國之所依而禱祀者也當以禮注為長

敷政優優　敷左傳作布優從人俗文説見前　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大戴禮駿厖作恂蒙龍作寵敷作博　罙入其阻　説文罙作罙説詳疏

右所采引皆取典籍有全句明文可證據者若今文沿

俗傳寫苟簡不合六書者緣其充斥未遑欘舉也

叶韻辨

或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古之聲色今之聲色也豈其然哉水一也九河之道堙爲平陸矣火一也榆柘之鑽易以敲石矣奪泲通淮不謂河之仍北流也鍛鐵戛石不謂木之必生火也水火行天古今異理聲色聽人之習易奚容以今而證古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均也古之食者醓蠯蝓而芼荼蓼今薦

之俎則螫舌而嗀啞古之薰者佩茝藿而焫蕭草今納之側則刺鼻而煩冤臭味既有習尚之殊色亦隨時而異茅蒐古之赤也紅藍御而茅蒐削色堊土古之白也鉛粉陳而堊土不黜後起之巧日增古樸之傳無改然則耳無一成之聽口有不齊之味執古不可以宜今從今愈不能以泥古奈之何以沈約孫愐之韻強風雅而求其叶即夫後之作者以古為基非古之能豫謀夫後也帝力何有之謠皇祖有訓之歌律以風雅之韻未有

洲鳩服側之叶則不可以周詩律上古抑不可以今韻
準風雅明矣故曰音員成韻員者運流而不滯也異地
而弗能遷再傳而非其故沈約生際齊梁風俗吳越固不
能均齊魯而埒商周矣故東冬支微之别約剏之而約
之前未有也約定之而其君且不用也約守之而約所
為之詩賦不能無出入也約傳之而周伯琦之流且欲
亂之也乃以推諸未有約之先屈抑本音而從約之韻
不亦難乎年代邈杳古音無攷見於說文者字之本音

多不合於今人之讀古音不同於今音則古韻必殊於今韻厜今旨流切而說文云讀如挫擊之挫（旨磊切）則四紙與十六銑無定也袢今博幔切而說文云讀如普徧之普則七麌與十五翰無定也如此類葢不一矣又錐今巨淹切而說文云從今諧聲則十二侵與十四鹽通也犀今先稽切而說文云從辛諧聲則八齊與十一真通也葢沇子旨母沇可叶而旨亦可叶普袢同出于合口犀辛同出於齊齒今鈐同出於閉口聲可叶而音亦

可叶也以此求之古音通而今音隘古韻博而今韻狹所從來久矣約之為韻以聲為主而不取其音既異於古之聲音互主矣流及今茲聲存音去故東冬真文異韻而不能析其異元魂野馬同韻而不能會其同乃守沈孫之孤尚拘反切之成例刻舟膠柱一成而不易又奚可哉夫古無韻名而自有實無其名故不可泥也有其實故源流分合之際不可亂也則亦繪染異尚而赤不可白白不可赤也是故有聲之合有音之合聲之合

者東冬江合也支微佳灰合也魚虞合也真文合也元寒删先合也蕭肴豪尤合也歌麻合也陽庚合也青蒸合也侵覃鹽咸合也則休文亦以類次而見合於離矣音之合者虞歌合也支魚合也支先蕭合也東冬庚合也支尤合也則休文離之而固可合也又入聲之音總以其石而礫者為相合之道故有類合者有遥合者為尤通用而無礙而特不合屋於葉合藥於洽則其離之本遠而必不可合者也古之為字也字畧而音廣音畧

而義廣後人徇其廣而離之古人守其畧而合之如御有迓至之義可仍禦音疑有疑入聲立之義可從釁讀初不似後人之髮櫛而粒量之若平上去之三聲則古人之所本合而不離者尤不待拘拘之叶而自通也以此推之是故爲叶韻之說者其蔽凡十而自十以往彫琢穿鑿尤不勝紀焉一字本兼衆義通衆聲而叶者爲贅如服本有匐音故扶匐服來羅服字皆作服自與側叶蛇有它音故古人相問曰它乎無蛇虫之傷也自與紽

叶角有録音故角里角端字皆作角自與族叶正可如字而讀不必贅注叶蒲北湯何盧各切之類是也二本音合於沈韻如字而讀正與韻同而叶者因流俗口齒之譌妄為改叶如字本音祖里切自與李叶汜本音詳里切自與以叶俟本音鉏里切自與止叶否本音方九切自與友叶怒本音奴古切自與雨叶不當妄改作奬里（不成音乃似吃口人語）羊里想止滿美（讀之如否卦之否又改友字作於軌切以遷就之）暖五切以求合俗耳之類是也三平上去三聲古本

不分而叶者必變字音以求合沈韻如居御永泳姻信之類是也近世填詞頗與古合四沈韻連類相次古自通用非如江陽人侵之必不可合而叶者必拘一韻強為之叶如降自與忡蟲合笑自與悼合敗自與憩合行自與筐合不須轉降為紅轉笑為燥轉敗為背轉行為杭之類是也五沈韻雖不相次而聲固可合則叶不以韻而以聲而叶者必破聲以求合於韻盡古人諧聲之本如語麌二韻之合於馬者古人諧聲本無異響故芐字從下得

聲而音戶上聲俗讀去聲非賈字從西音亞得聲而上音古賈字上聲無假音俗誤去音稼此三聲家賈賈家可讀姑上聲音古亦可讀假去聲音稼亦可讀故在姑家古假故稼之間可諗其通則馬自與滸下楚叶不當叶馬作姥下作戶又尤與疑叶見於周易者不一今以孚浮諧聲所自思之可知則治自與訧叶不必叶訧作于其切之類是也六音相合後失其傳不可復通而叶者勉強附合母子異宮非音響不成則翻失他韻盡失音聲之本如真先東侵全無相涉而天人田零風心之相為同用

自無從攷乃強叶天為鐵因切則似汀非汀叶田為徒因切則似庭非庭既不可收入真韻抑不可收入庚青二韻於古既無所據於沈韻亦所不容若叶風為為愔切則其謬尤甚愔韻閉口不容以風之撮口兩相混合今乃合為與愔以為切似溫非溫似云非云盡天下未有能噂之者必無此字必無此音矣葢真韻張脣不容有透定二母之音愔韻閉齒不容有非母之音生入缺舌橫亂宮羽此尤紕繆之大者也七韻無適主而音有

定則任其扭合則凡字皆可破讀然使讀人作犬以叶一銑讀父作奴以叶七虞其亦將忍為之乎而叶者不恤其意義之有無恣情出入一字兩處分為二音如懷字自與灰支通叶而左拘右牽或叶胡隈切或叶胡威切家字本不可與東屋通而一叶各屋切一叶各空切之類是也八閒句餘文本不用韻而叶者槩欲以韻合之如豈不夙夜閒句也而叶夜為羊孺切路撮口夜齊齒必不可通送我乎淇之上矣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餘文也

而叶中作椿叶宮作姜椿姜混啍亦不可通於合口以就上叶平聲叶哉作茲以就之之類是也九入韻古本互用特為尤怨則谷莫綌斁本自可相協且綌原從谷得聲斁之得聲與𢷎鐸同意抑同莫韻不必叶綌為古畧切斁為弋灼切草緎本有相通不必叶草為棘力切之類是也十周頌多不用韻者升歌之詩一唱三歎唱者字也歎者音也于韻無字于字無韻而抑以瑟浮其聲則韻寄於瑟大音不和此之謂矣漢樂府江南可采蓮猶存此意是

固無勞求叶者也乃此疆爾界叶界以急十千維耦叶耦以擬開口齊齒降福孔皆叶皆以紀以享以祀叶祀以不相通亦既右烈考叶考以口緝熙于純嘏叶嘏以古蹻蹻王之造叶造以秦蜀此尤不取清廟維清而推之以迷于樂理巧為割裂者也凡此十蔽不揆之於六書抑無益於六義於字既失其正於義亦不相安徒令讀之者順以得音且令聽之者不知何謂強成周之詩人受沈約之科禁不知誰倡此説而以成乎不解之惑善説詩者

自可置之爲餘食贅形而無嫌也今畧摘其謬歷爲糾訂後之君子庶取正焉叶韻除而真詩見勿徒以口耳徇塾師之纖陋也已

音註中叶韻未詳何始注疏正義無此近世金陵李士龍五經正文尤爲繁謬宣城梅膺祚字彙亦然韓退之古詩自用古韻而膺祚殭爲之叶乃至如馱舌囈語絕不可省金壇王肎堂太史筆塵辨正頗合於古謂思服之服本音白鐘鼓樂之之樂本音澇北人如此

讀濩本音胡郭切與莫同韻綌斁二字本叶維鳩居之居與踞同遠送于野本與墅同徐鍇曰墅經典只作野皆精切可采特其叶紇作題叶訟作松叶思作腮則猶未免以流韻為拘惟盡去叶韻令後世略知古韻易簡之元聲庶幾有功六藝乎

詩經稗疏卷四